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五十一回 南明山玩景遇饑民 西屏嶺焚祠驅孽鱷

詩曰：野無生稼物流遷，賑粟輸金賴二天。
逐鱷焚祠甘雨降，黎民重見大豐年。

話說瞿琰坐於關王廟中間，忽見一童子帶淚求籤，問其何故，那童子道：「我姓王名忠嗣，乃本村程員外之婿。」將張令休求親不遂，移屍詐害，並甄刺史附勢趨炎，把岳父程望雲和連襟胡三郎監繫大獄情節，哭訴一番。又道：「我雖有志代岳父鳴冤，奈何年幼力綿，不能施展，故求籤於關神，以卜休咎。」瞿琰寬慰道：「汝年輕質弱，不宜煩惱，以損元神。今日幸與予相遇，爾岳翁且夕可以出獄。」王忠嗣道：「老師係塵外之人，怎能脫我岳丈之罪？」瞿琰道：「本州甄刺史乃予親戚，明日爾可赴州告狀，代汝方便，管取伊翁婿重逢也。」

王忠嗣拜謝，歡喜而去。

當下瞿侍郎令本廟廟祝，往州縣各衙門飛報：「瞿侍郎奉朝廷親敕，巡行四方，今在本廟駐紮，特行通報。」甄刺史聞報，率合州屬縣官員出郭，迎接瞿琰入州廳坐定，參拜畢。瞿琰正詢問本州利弊，忽門吏報一垂發小子跪門聲屈。瞿琰令放。人來，接上手中詞狀，展轉看畢，將狀紙藏於袖中，喚本州原差公人標臂拘提張令休，並亡僕進益之妻戚氏、干證沈鬼、孟大慧，程家地鄰等，立刻赴州聽審，遲延不到者，一並問罪。

公人領差飛步而去。直等到日色平西，諸犯取齊皆到。瞿琰令獄內取出程望雲、胡三郎，一同研審。先喚程望雲說了一番，又喚王忠嗣反覆審鞫。王忠嗣把受陷情由，備細哭訴一遍，才喚沈、孟二干證究問。沈鬼一口為著張別駕，竟執程望雲打死人命是實。孟大慧口詞相同。瞿琰喝左右將一起人犯盡行驅出，跪於二門之外，只留戚氏一人，跪在案側，令取過全副刑具，放於婦人面前，問婦人道：「你丈夫身死不明，我老爺須先知道你何故與家主通姦，忌丈夫礙眼，下藥毒死，反去誣害平人。你家主藥死義男，歸罪有限。你謀死親夫，法應凌遲處死。及早供招，免受一番苦楚！」戚氏道：「丈夫身患痢疾，已經數月，被家主強逼往程途糶米，論價爭鬧，程望雲喝令眾僕攆打，立時身死。眾目昭彰，小婦人並無偷奸謀害等情，求老爺作主！」瞿琰道：「賤婦人，不用重刑，怎肯吐出罪跡！」

喝教拖翻，上拶手指，下夾兩足，一霎時將繩索收緊，戚氏苦痛難禁，連聲道：「求放重刑，待婦人供招便了。」瞿琰止令放下夾棍，帶拶快言。戚氏道：「家主張爺，向托沈鬼、孟大慧二人為媒，往程望雲家說合第二位姑姑，與我家大叔為妻。

程家回覆不允，反出了許多不遜言語，家主懷恨，乘丈夫病勢伶仃，下藥毒死，移屍程家，希圖詐害泄忿。此係沈、孟二人串同設計，與婦人毫無干涉。」瞿琰道：「胡講！家主既用毒藥，與你丈夫吃時，為何不行救應？死後又不赴州縣喊屈鳴冤，必是通姦謀死無疑！」戚氏道：「彼時吃藥之際，婦人也曾詢問家主，說是去積健脾的藥。婦人巴不的丈夫病好，怎敢阻擋？」

及死後，七竅流血，方知中毒。婦人是一女流，況且拘身內室，怎能代夫索命？」瞿琰道：「是了。」又喚沈鬼、孟大慧上堂復審，二人抵死說程望雲打死人命是實。瞿琰大怒，喝令拖翻，每人打下五十脊杖。又將張令休打了二十竹片，責令畫供，當堂審定：張令休藥死義男，移屍搶劫，依律擬絞。沈鬼、孟大慧強媒硬證，設謀殺命，妄害良民，發邊地充軍。凶奴等十餘人，狐假虎威，黑夜搶擄，俱發站為徒，盡行發下州縣，一獄監禁。甄刺史趨炎玩法，羅織良善，即刻回籍，候旨定奪。

程望雲、胡三郎釋放寧家。戚氏並一應地鄰人等，供明無事。

此時滿城士庶，聞此公斷，無不拍掌稱快。有詩為證：

巨惡罹刑憲，良民脫嚴棘。

撫掌快民心，法銓盡三尺。

再說瞿侍郎判斷已畢，仍歸回關王廟中安頓。甄刺史率領家眷，連夜起身，回鄉去了。程望雲翁婿二人離獄回家，焚香望空拜謝瞿爺活命之恩，又取沉香做一牌位，上面鑄著「大恩主瞿爺」五個金字，供奉於神堂之內，朝夕和媽媽合家男女等禮拜不輟。後來大婿胡三郎、二婿呂一鶴俱發萬金家業，子孫繁衍。這第三個女婿王忠嗣更是奇特，因岳翁下獄之後，奮志讀書，未及二旬，便舉孝廉。至於唐玄宗天寶五年，官拜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，忠嗣仗四節，控制萬里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，子孫數代簪纓不絕。此處可見程望雲善於擇婿，二大富、一大貴。這兩老口兒老景的受用，不亞於燕山五桂雲，這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且說瞿侍郎暗思離卻嘉禾之後，慮張令休托本族權勢，以致漏網，當下復入州廳，疊成文卷，差承局星夜赴京，申詳樞密院定奪，將沈鬼等一行罪犯盡行發配。當下本境土豪惡宦看。了這個樣子，誰敢擅行威福，欺壓小民？此是瞿侍郎第一等好處。當下主僕兩個住於關王廟中，將及一月，那承局竊樞密院回文已到，瞿琰見了，才放心無慮，即離了關王廟，迤邐往杭州來。一路尋山覓水，玩景訪真。復渡錢塘江，過了睦州，又到括州地面。正站於南明山頂，細觀景致。瞿慶因走山路勞倦，將行囊歇在一旁，坐於樹根邊打盹。忽山後轉出二人，一個取出溜筒，向瞿慶劈頭撩下，套住脖子，順手一扯，卻是溜狗的一般，扯了便走。一個挑了行李，正待下山，瞿琰猛回頭瞧見，一面呼喝，飛步趕來，急發袖弩，將挑行李那人射翻。

這拿溜筒的放了瞿慶，雙膝跪下，瞿琰扯開溜索，瞿慶探頭伸頸，提起扁擔，朝那人肩膊便打，瞿琰止住道：「莫打，此二子決非強人，其中必有委曲。」瞿慶道：「若非相公追來，這會子脖頸骨已將扯斷了耶。」瞿琰道：「不然。這二人骨瘦形消，臉無血色，似乎餓損者，且問他一個端的，另行張主。」

即對那人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爾拿我家人去作何勾當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們餓的荒了，拿去殺之，權充饑餒。」瞿琰笑道：「世間有這樣奇事，好端端一個人，平白地拿去要殺，終不然無有地方官長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家男女也被人殺了幾個，沒甚官長來管哩！」瞿琰心疑，又問道：「被箭者是汝何人？」

那人道：「是小的哥哥。」瞿琰令拔出箭鏃，喜得傷淺，便能行動。瞿琰令二人塌地坐了，問其殺人之故。那人道：「小的喚做繆二，哥哥繆一，皆以打柴為生，頗頗可以度日。這括州十餘縣百姓，皆賴松川西屏山內歷顯廟五真大王護，數十年來，兩順風調，五穀成熟，誰家不豐衣足食，好過日子哩！前歲來了什麼狄相公之姪狄司理老爺，一臨任即便革除了五真大王血食，將及三載，這括州所轄諸縣竟不下一點雨雪，千餘里地面枯槁的好苦，田禾野麥，顆粒無收。初次還有那附近客商。運米救濟，價錢雖貴，兀可救饑。近來外州官長會同禁糶，沿江口與關津衝要去處委官盤詰，凡遇客來，任憑上民搶擄不究。

遠近客商，誰敢發米過來？因此括州各縣百姓，盡皆饑倒。初時掘草根樹皮，次後殺鼠雀貓狗，連那箱篋皮革也搜索一個罄盡。今春已來，便自殺人，剝下臉皮，無人敢認，分屍剔骨，聊自充饑。城市中兀可行動，鄉村幽僻去處，白晝不敢獨行，小的渾家與瘦子、一姪、二女，皆被人拖去吃了。早知恁地時，不如自行殺了，也討的一餐肥飽。今日冒犯相公爺，只因餓的荒了，求饒恕則個。」瞿琰道：「饑荒之歲，我不與你計較，莫要惶惶。」令瞿慶於食箱內取出數個炊餅，遞與二人，權且充饑。二人磕頭受餅，吃罷，瞿琰道：「我有千餘石米，已在江口對岸，待見了狄司理，發公文催並渡江，爾等可隨我同往括州城去，保你不受饑了。」繆二道：「相公爺雖有米在隔江，彼處官長攔阻，怎能渡的江來？」瞿琰道：「我是奉聖旨齎米救荒，誰敢阻截？」繆二弟兄歡喜，跟從瞿琰同到括州來。隨路有人窺覷，見一行四人同走，不敢行兇。

傍晚，早到州城之內。瞿慶先入府廳通報。原來本州司理狄鍵，果係司空狄仁杰親姪，在長安時與瞿琰於樞密院中廝會，一聞此報，欣然擺導，迎接入衙，參見畢，敘罷寒溫。瞿琰備問饑荒一事，又道：「我聞土人傳說，西屏山五真大王甚為靈感，數十年豐熟太平，為何賢司理革其血食？三載無雨，以致路人相殺為食。附近州縣，既行閉糶，何不奏聞朝廷，驅逐這一伙腐儒遠去？甘

自容忍，以傷百姓，甚非令叔為國憂民之素心也。」狄鍵道：「晚生初蒞任時，便聞五真大王顯應，隨例行香拜禱。數日後，即逢春祭，禮曹書吏並松川縣官呈上歷年祭規，晚生見了，不覺毛骨悚然。」瞿琰道：「那祭單上不過是豬羊牲禮，何必駭然？」狄鍵道：「若用豬羊等物，豈足為異？那年規單取一男子、二婦人，赤身綁縛，放於案台之上，待禮生宣讀祭文已罷，生刺刺砍下三個人頭祭獻。吹滅燈燭，四圍閉上門扇，三日之外，方啟廟門，但見滿地骨殖而已。晚生細思，決係妖孽孽鬼枉害生靈，故革去舊例，只用牲口祭賽。」

不期三載，湊值荒旱，禾苗枯死，草木盡黃，滿城鄉紳父母，勸晚生復循舊例，晚生力拒不從，盡出庫銀官物，糴粟賑荒。

近經數月，鄰州附縣遏糴禁客，粒米不通，路絕行人，死者相繼。求開糴賑濟，表章連上數遍，並不見旨意下來。晚生正在觸藩之際，幸老大人降臨，願賜教益！」瞿琰道：「豈有正神而食生人者？必係妖孽無疑。雖革除殺人之害，可惜不斬其頭、焚其廟，使彼逞妖肆毒，遍害生民。然鄰境雖云禁糴，豈無一商來往？使民展轉填於溝壑，亦賢司理失於變通之故。」狄鍵道：「商人從間道來者亦有，因路險費多，千錢鬥米，本境又荒歉連年，戶戶室如懸磬，焉有多錢糴此貴米？晚生只索餓死，與饑民同人九泉，方完此一腔怨氣！」瞿琰道：「自古說：米貴增錢買，無錢餓死人。賢司理速揭榜通衢，招接遠客，有米一石，售價十金。予即移文附境官員，速開糴通商，互相救應，則饑民可蘇矣。」狄鍵道：「石米價出十金，客商可接踵而至。然這股錢糧，從何處得來？」瞿琰道：「賢司理速出示諭，錢糧應付，頃刻可以力辦。」狄鍵素知瞿侍郎手段，滿心歡喜，忙忙地令六房書吏寫下榜文，遍處張貼。瞿琰移檄附近州縣，即刻開關放米，阻撓者取斬。這沿江各處關隘官吏，見了兵部侍郎瞿檄文，誰敢阻截？那客商見了括州榜文，水陸二路的米粟相繼而至。狄司理稟知瞿琰說：「各路糧食皆到，老大人所許銀兩，即刻可應急否？」瞿琰道：「米商既到，豈患無銀兩乎？」當下同狄鍵進州衙後花園內來，指著假山太湖石道：「此諸石皆是白金，可買米濟民者。」狄鍵躬身唯命。瞿琰披髮。仗劍，默誦真言，取出丹藥，撒於一塊石上，頃刻變成白鏹。

狄鍵驚駭拜服。瞿琰遍取傾銷匠作等，砌爐四十餘座於花園內，鑿銀傾成大錠，照價給與客商糴米，遍散一州十餘縣窮民。待次年成熟，每米一石，繼穀二石五斗，積貯官倉，倘遇荒歉，再行賑給。又取米十石，賞與繆一、繆二。瞿侍郎點石為銀，所糴之米，不知幾百萬石。括州諸縣饑民賴以全生者，不計其數。自古道，價高招遠客。四方之米聚集，價目如蛇褪殼一般，漸漸減至二兩一石。奈何烈日當空，並不下一毫雨點。瞿琰發檄於州縣城隍社令求雨。數日後，陰天四合，大雨傾盆，片刻之間平河滿潤。

瞿琰大喜，忙令打點火具，率領狄司理等官吏軍校，往西屏山歷顯廟來，四圍堆積柴薪，放火燒廟。一霎時，倏騰騰火光飛舞，將次燒入五真大王神座之前，只見數道黑雲從神座裡滾將出來。黑雲頭頂現出一尊凶狠魔神，生得頭似車輪，目如閃電，兩隻藍靛臂膊，執兩支長槍，渾身赤膊，腰下繫著一條豹尾裙子，呼呼地奔將出來。狄司理並官吏等見了，驚惶無措，各不相顧，四散逃命。瞿琰拔出佩劍，挺身迎戰。那妖神兩支槍雖然利害，怎當的瞿侍郎劍法如神，戰經數合，瞿琰挑開槍桿，舞劍滾將入去，妖人抵擋不住，敗陣而走。瞿琰隨後追去，直趕過五七處山頭，妖神復回身接戰，交手處，被瞿侍郎袖發一矢，射中妖神左頰，拖槍便走，瞿琰緊緊追上，自松川縣反追落睦州，凡遇巍峨峻嶺，石壁高岩，瞿琰飛躍而過，追到崎嶇曲折之處，妖神急忙無處躲閃，幾遍價回身狠戰，瞿琰連發九箭，俱射中妖神兩頰之上，齊齊布列，插滿面門。妖神且戰且走，直追至富春白龍山下，妖神復身再戰，被瞿琰逼近一劍，砍在左臂，妖神棄槍而遁，瞿琰緊迫不放，趕至數里地面，轉出錢塘江口，妖神回身，舉右手長槍，照瞿琰劈面擲來，瞿琰。急格開時，妖神早滾入江心去了。瞿琰站於江岸，暗想：「這怪必是水中之物，今入江底，無計可擒，且回括州，再行參酌。」

正欲回步時，只聽潮聲如雷，波浪洶湧，蕩蕩地大水滾入岸上來。瞿琰急奔轉白龍山，飛步援壁而上，坐於峰頂，那水早滾至山腰。瞿琰歎息道：「沿江附岸人家，必遭水患，豈不是救了一處，反卻害一方？」正跌足懊恨間，猛聽得呼呼風響，那妖神率領一隊奇形異象鬼怪，飛奔至峰頂，來擒瞿琰。瞿琰意欲廝殺，舉目看天色將黑，沉船弩俱已放盡，不如退步，明早再戰，急舉步往山後便走，那妖神率眾怪緊追，趕過了數重巍岡峻嶺，瞿琰勢孤，十分危迫，正要拼死鏖戰，只見山凹裡一老僧，手執錫杖，飛步迎來。瞿琰忙叫：「老師，快來救我！」

那老僧也不答應，挺錫杖直取妖神。妖神提槍便搦，合手處，一錫杖打中妖神頭顱，滴溜溜墜落山岩之下，眾怪盡皆遁去。

那老僧招呼瞿琰，一同追下山岩，只見妖神又滾入岩側大潭裡去了。此時明月初升，瞿琰仔細瞧那老僧時，正是昔年蜀都授法之師爺也。瞿琰按劍入鞘，拜伏道：「當年感師爺訓誨之恩，得以榮膺顯秩。今復飛錫救弟子於危急之中，受此深恩，慚無報效。」老僧道：「不必拜罷，且隨我到草庵中講話。」瞿琰道：「妖神雖中杖墜潭，未知生死。倘仍然湧浪興波，一時難以躲閃。」老僧道：「這孽畜乃閩海中鱷魚，已經千餘歲，遍行閩浙，為害久矣。口鼻之涎最毒，龍不敢近，故能亢旱害民。」

瞿琰道：「如此妖孽，天曹何不擊之？」老僧道：「這孽畜逞妖阻雨，適括民該受難之秋。今大難已滿，遇汝賑濟逐妖。此畜原生長於鹽水之中，今面中九矢，臂被劍傷，頭遭杖擊，一入淡水，便行發脹，頃刻死於潭內。」瞿琰歡喜，隨老僧遁出山嘴，到一草庵裡坐定。老僧取蔬飯吃罷，細問已往事跡，瞿琰逐一稟知。老僧道：「然爾之功行已足，不日可以飛升矣。」

瞿琰失驚，跪下懇問：「弟子乃一介凡夫，又無修煉之術，怎能穀羽化登仙？」老僧道：「天機隱秘，一時難以明言，不過數載之後，待爾丹汞配成，自能玄悟。」瞿琰道：「弟子久厭塵凡，渴慕至道，幸會師爺，乞為指示。」老僧道：「爾俗孽未消，難登覺路。速宜歸省完親，然後至丹台玉室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緘，封固甚密，遞與瞿琰道：「此緘爾當珍藏，一聞宣召之報，方可拆開。」瞿琰跪受。老僧又道：「汝奮勇逐妖，困頓已極，暫息片時，明早相別。」瞿琰就於禪榻和衣而睡。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，瞿琰急整衣而起。

那老僧兀閉目屏息，跌坐於蒲團之上。瞿琰端立伺候，少頃，老僧回神開目，對瞿琰道：「爾可去矣。」瞿琰道：「弟子欲同師爺往潭邊探視妖神蹤跡，然後放心拜別。」老僧笑道：「我言豈欺汝乎？然一看，亦可以廣聞見也。」老僧手扶錫杖，引著瞿琰，穿過山嘴，緩步而行，不覺已到潭口。未審那妖物生死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